

想像的共同體——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裔 與奧班民粹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 要

，奧匈帝國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解體，1920 年簽訂的『特里亞農條約』造成匈牙利失去約三分之二的領土，大約 300 萬的人民。這些匈牙利境外的匈牙利人被劃歸到戰後的新興國家，包括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烏克蘭、及奧地利等。『特里亞農條約』造成匈牙利的歷史傷痕，而這道歷史記憶的建構也形成了匈牙利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奧班及其青民盟政黨通過新公民法，賦予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族裔人口公民身份，他們可以參與匈牙利的議會選舉及歐洲議會選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想了解匈牙利民族主義重要的傷痕記憶，及記憶政治如何重構匈牙利民族想像共同體的根源，以及匈牙利奧班政權的政治本質。

關鍵詞：『特里亞農條約』、匈牙利、奧班總理、青民盟、民粹、歷史記憶

* 作者目前兼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及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

壹、前言

歐洲政黨政治的運作經常是落實在政治光譜的位置與方向，近年來我們很容易觀察到歐洲許多國家右翼或極右翼政黨的主張與選舉勝選，而同時左翼政黨的勢力衰頹。極右翼法西斯納粹德國（第三帝國）在二次大戰對抗極左的蘇聯共產政權（第三國際），兩者在大戰結束（1945）及冷戰結束（1989）後都走進歷史，但歐洲政黨政治的左右意識形態並未跟著消失。冷戰後民主化的許多中東歐國家都有前共產政權變身後再次執政的例子，但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卻一直都是歐洲政治文化的禁忌，現在歐洲極右翼也主張比較激進的民族主義，但卻刻意與納粹法西斯政權保持距離。

假如我們從政治光譜來看歐洲政黨政治，大致而言，意識型態比較屬於偏左的政黨會比較認同歐洲整合，而比較屬於偏右的政黨則比較支持以本國利益或民族主義為重。1989 年以來由於冷戰結束，中東歐各國紛紛往加入歐盟方（European Union, EU）向做準備，而以西歐國家為核心的歐洲聯盟也往東擴前進。2004 年以後前共產歐洲國家陸續加入歐盟，不過 2008 年遇到金融風暴，2015 年發生歐洲難民危機，2022 年爆發烏俄戰爭。近 20 年來隨著歐盟版圖增加，但卻沒有強化歐盟整合的力道，反而卻以弱化歐盟、強化國家利益的政治訴求獲得許多國家選民的認同。許多歐洲國家，包括西歐及中東歐國家的右翼政黨在各自的國會大選中都大有斬獲。歐洲的政黨政治通常是有鐘擺效應，這一波擺向右翼方向的主要因素表面上似乎是國際移民的影響，但各國的民族主義及國家利益往往有其歷史社會的脈絡。這個歷史脈絡因素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恰好是國際現勢再強化了各國民族主義的再現，同時也提供了各國右翼政黨更多民粹工具，致使目前歐洲聯盟及歐洲國家之間產生了緊張衝突的局面。

從民族主義與歷史記憶的相關概念都可以作為本篇論文的理論視角，以安德生（Anderson, 2010）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為例，他說明了是民族意識決定民族存在的事實，民族的想像創造了民族的內涵與邊界。法國學者哈布瓦赫（Halbwachs, 2002）奠定了集體記憶的學說，他認為集體記憶是由當下的社會框架所建構。而英國史學家詹金斯

(Jenkins, 2009) 在《歷史的再思考》中則強調了過去不等於歷史，歷史是對過去的詮釋。從以上三位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理解如何從當下的社會框架或社會需求來對某個重要過去提出詮釋，是建構民族想像或製造歷史及記憶的重要路徑，易言之，過去或歷史正是由現在的「需求」或「框架」所決定。中東歐各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歷史命運，他們都曾在不同的帝國中被統治，不過各國「過去」的脈絡背景皆不相同。本篇論文以匈牙利為例來說明當今的執政者如何利用關鍵的過去來建構「歷史」，進而製造民族想像的共同體，並使其達至長期執政的結果。民族主義常訴諸敵對性的「他者」，然而這個「他者」未必是指涉具體的敵人，往往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創傷。

本論文認為當今匈牙利民族主義建構的重要關鍵點是 1920 年的『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而現任的總理奧班 (Viktor Orban, 2010-) 更是以民粹主義的方式，試圖利用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裔建立成一個匈牙利民族的想像共同體。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裔是兩次大戰的創傷結果，他們被迫離散在匈牙利邊境外的鄰國，這不是奧班總理才開始重視他們，這個議題隨著歷經大戰結束、冷戰期間及全球化等階段，呈現出匈牙利與不同鄰國雙邊關係的緊張與衝突。然而奧班總理將這個議題更加廣泛與深入地以民粹方式加以操縱，使其產生了多重的政治效果。

貳、『特里亞農條約』的遺緒

匈牙利在歐盟常被視為麻煩製造者，因為總理奧班主政下的匈牙利政府比較親俄羅斯，其政治意識型態被視為右翼民粹主義的代表。然而奧班及其青民盟政黨能夠長期在匈牙利執政，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依靠著在匈牙利鄰近國家的匈牙利裔社群的支持，這群超過 100 萬人口不住在匈牙利的匈牙利人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利，他們可以參與匈牙利議會選舉的投票，而且絕大部分的選票都是投給奧班及青民盟。

匈牙利在 19 世紀以前最大的地緣政治敵對勢力主要有二，來自於南方的鄂圖曼帝國，以及來自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馬札爾人原來是遊牧民族，後來定居下來之後即改變成了農耕民族，在 10 世紀所建立的王朝，很快就

併吞了斯洛伐克，並統治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及烏克蘭的部分領土及其人民。在 1867 年，匈牙利與奧地利合組奧匈帝國，這是匈牙利在鄂圖曼帝國勢力持續衰弱下及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後的強勢國力展現，此時匈牙利王國的國土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不受維也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影響。然而一次大戰結束後，匈牙利原來倚靠的日耳曼勢力不敵協約國，奧匈帝國瓦解，並在 1920 年所簽訂的『特里亞農條約』中，割讓了超過原來三分之二的匈牙利領土給周邊國家，伴隨領土所損失的人口達 300 多萬以上。

中東歐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許多國家邊界歷經重劃，導致了許多本國人民離散在鄰近國家，尤其以匈牙利的情況最為顯著與嚴重。根據『特里亞農條約』，匈牙利失去的領土包括羅馬尼亞的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斯洛伐克、奧地利的布根蘭（Burgenland），及南斯拉夫的部分領土，匈牙利總共失去了 72% 的領土，人口則由 2,080 萬大幅減少。此後，匈牙利在納粹德國崛起後又向其靠攏，雖在 1938 年的『慕尼黑協定』中奪回一些失土，但在 1944 年蘇聯軍隊反攻納粹德國，並在 1945 年佔領匈牙利，戰後所簽訂的『巴黎和約』再次確認了 1920 年的邊境（維基百科，2025）。

1920 年的『特里亞農條約』成為匈牙利近百年歷史的創傷記憶，近年來因為這群流離失所的匈牙利人口數急遽縮減，也引起匈牙利執政者的關注，他們分析原因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都有。然而，這些在匈牙利鄰國的少數民族長期以來也成為匈牙利與其所在地國家的衝突導火線。奧班總理透過立法授與這些離散在鄰國的匈牙利人擁有教育權、文化權及公民權等，他們可以參與匈牙利國會大選的投票，他們可以獲得匈牙利的護照前往歐盟各國，這項措施尤其對那些居住在非歐盟會員國的匈牙利人民更行方便大門，這些鄰國的匈牙利人甚至都未曾住過現在的匈牙利。

匈牙利擔任 2024 年下半年的歐盟輪值主席國（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打出的口號即是讓匈牙利偉大（Great），「大匈牙利」（Greater Hungary）是奧班總理，其實也是許多匈牙利人的歷史記憶，奧班希望能恢復以往匈牙利的國土面積及人口數，因此他極力主張匈牙利民族主義。奧班透過拉攏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也讓他能夠長期執政，這是

魚幫水、水幫魚的做法，這當然也受到國內人士的不同看法。在奧班的想法裡，是因為歷史因素而讓匈牙利母國虧欠了這些離散的匈牙利人，而許多匈牙利國內人士的意見是針對這群未曾繳稅的「外國人」，卻享有許多與他們同樣公民權的情況不以為然。總之，這群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族人是歷史的遺緒，至今仍是了解奧班總理的民粹意識形態、反抗歐盟，以及匈牙利與鄰國關係的重要線索。本文將藉由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裔這個想像共同體，來理解匈牙利的奧班總理如何維繫其政權及其對外關係。

參、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口數變化

2020 年某個五月天，匈牙利奧班總理在其臉書發佈消息，他祝願參加期末考的學生好運，並同時發佈了一張大匈牙利地圖，這張舊匈牙利王國地圖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地圖，結果引來了克羅埃西亞總統及羅馬尼亞總理的抗議。在此不久之前，羅馬尼亞議會才否決了匈牙利人在外西凡尼亞的匈牙利官方語言地位（Marcel & Anja, 2020）。2022 年有一場匈牙利和希臘之間的足球賽，這場賽事無關乎世界杯資格，卻因為匈牙利總理奧班配戴了一條設計匈牙利地圖的圍巾，而引起匈牙利及其鄰國的緊張關係。這張匈牙利地圖是 1920 年『特里亞農條約』簽訂之前的邊界，奧班這個舉動招來匈牙利鄰國的抗議（Toomey, 2022）。

1910 年在『特里亞農條約』之前，匈牙利人口在匈牙利的歷史地區上分佈廣泛。1920 年『特里亞農條約』之後，許多匈牙利人成為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奧地利等國家的少數民族。1947 年的『巴黎和約』，基本上是延續 1920 年的邊界，改變不大。1956 年蘇聯入侵匈牙利鎮壓革命，這場匈牙利反抗社會主義的革命致使大約 20 萬人離開匈牙利，前往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不過由於種種因素的長期發展，這些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口普遍下降，這些因素包括移民、強迫遷徙、同化及人口變遷等，然而，這些族群至今仍某程度保留了匈牙利語言、文化和民族認同。根據估計，原來生活在喀爾巴阡盆地內的匈牙利人口大概有 1,300 多萬人，其中 900 多萬人是在匈牙利境內，300 多萬人生活在匈牙利邊界之外，如果把更

多散居在其他地方（西歐、北美、以色列、及澳大利亞）的匈牙利人口算進來，大概約有 1,500 萬人，總共約有三分之一的匈牙利人是生活在匈牙利境外（Duplain, 1996; Fenyvesi, 2008; Kovács, 2016; Szabó, 2005）。

匈牙利大量人口淪為鄰國的少數民族，致使人們認為『特里亞農條約』是全體匈牙利人悲痛的歷史根源，而他們也認為其所生存的鄰國土地應該都是匈牙利的領土，『特里亞農條約』是造成他們離散痛苦的最大不公平，是讓他們一夜醒來即成為少數族裔的政治迫害，他們是被迫生活在他國。他們生活在別人國家並不是出於自由意願，以至於匈牙利政府不時會產生需要為邊境外的匈牙利人負起歷史責任。然而，匈牙利政府對鄰近國家的匈牙利人承擔起政策措施時，也經常造成與鄰近國家的緊張關係。

1920 年之前的匈牙利邊界包括現在羅馬尼亞大部分地區，1910 年代大約有 160 萬的匈牙利人居住在外西凡尼亞，1930 至 1960 年在此地的匈牙利人口有 150 萬，1980 至 1990 年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政權強迫推行同化和遷徙，1992 年的人口普查中，匈牙利裔人口為 162 萬，是羅馬尼亞最大的少數民族；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常因匈牙利少數族裔的問題而形成緊張關係，位於外西凡尼亞地區的匈牙利人口，在 2000-20 年已下降至 100 萬左右（Duplain, 1996; Fenyvesi, 2008; Kovács, 2016; Szabó, 2005）。

匈牙利人稱匈牙利北部地區的斯洛伐克為費爾維德克（*Felvidek*），在 1920 年以前大約有 90 萬的匈牙利人居住在此地；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頒布貝奈施條款，將其邊境將近 300 萬的日耳曼人驅逐出境，其中也包括大約有 20 萬斯洛伐克與匈牙利邊境的匈牙利裔人口，他們被懷疑在戰時與納粹政權通敵；在 1991 年，斯洛伐克大約有 60 萬名匈牙利人，1993 年 1 月 1 日斯洛伐克與捷克分別獨立，匈牙利人從佔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 3.8% 左右，發展成為佔新成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國 10% 以上的少數族裔人口；不過，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數到 2000 年有繼續減少的趨勢，目前大概僅剩下 45-50 萬人（Duplain, 1996; Fenyvesi, 2008; Kovács, 2016; Szabó, 2005）。

在塞爾維亞的匈牙利人口主要分布在北部省份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 Vajdasag*），根據『1974 年南斯拉夫憲法』，這是塞爾維亞的一

個「自治省」；1920 年以前，大約有 50 萬匈牙利人居住在此，儘管 1930-60 年在伏伊伏丁那省比較沒有直接捲入地區的衝突，匈牙利族裔人口數仍減少至 35 萬至 40 萬人左右，約佔總人口的 18%；到了 1980 年代後期，伏伊伏丁那成為塞爾維亞（Socialist Republic of Serbia, 1963-90）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 1989-91）推動民族主義復興的目標；在 1990-2020 年，由於南斯拉夫戰爭和經濟衰退等因素，其境內的匈牙利人口大幅減少，現今大約有 20 萬人左右；前南斯拉夫的另一個聯邦國家克羅埃西亞，在 1920 年以前約有 12 萬匈牙利人居住在該地區，1930-60 年期間穩定下降，1990-2020 年因為南斯拉夫內戰，匈牙利人口已減至 1 萬至 1.5 萬（Duplain, 1996; Fenyvesi, 2008; Kovács, 2016; Szabó, 2005）。

另外一個有居住匈牙利人的國家是烏克蘭，1920 年以前居住在烏克蘭的匈牙利人約有 20 萬，1930-60 年由於蘇聯策略的影響略有減少；在蘇聯解體和中東歐共產政權變天前，生活在烏克蘭最西端，與匈牙利接壤的外喀爾巴阡州（Transcarpathia, Zakarpattia）仍大概是 20 萬匈牙利人這個數目；隨著匈牙利與俄國關係的改善，1990-2020 間在烏克蘭的匈牙利人大致都是因為移民而遷離烏克蘭，目前大約有 10-12 萬匈牙利人（Duplain, 1996; Fenyvesi, 2008; Kovács, 2016; Szabó, 2005）。

1920 年『特里亞農條約』是造成匈牙利人口離散在匈牙利鄰國的最主要因素，此前，大約有 320-350 萬匈牙利人居住在這些地區（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烏克蘭、及奧地利），後來因為移民、強迫同化、戰爭、經濟困難及國家政策變動等因素，如今在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口數大概已降至 200 萬以下。匈牙利奧班政權通過新的公民／國籍法（*Fundamental Law of Hungary 2011*），簡化這些住在國外的匈牙利人入籍的行政程序，以及透過教育和文化授權予補助的方式，奧班政府這些作法時常與匈牙利這些鄰國產生摩擦。近年來匈牙利與塞爾維亞雙邊的關係已有改善，塞爾維亞也比較不會太刁難境內的匈牙利人口。不過時至今日，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國際現勢，仍持續影響著匈牙利政權的國內外策略運作，而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裔議題仍是目前影響匈牙利內政外交的重要國際因素。

肆、匈牙利與境外匈牙利人的連結

匈牙利總理奧班於 2017 年在納吉瓦拉德（Nagyvarad）的 Partium 基督教大學（Partium Christian University）對學生發表演說，他表示匈牙利人的命運，無論是在匈牙利境內還是國外，祖國和那些被撕裂的部分都是相互關聯的；因此，保護國外的匈牙利人，特別是那些中下階層的人，是符合匈牙利的國家利益。匈牙利作為祖國，必須致力於培養其年輕人為國家服務（Zoltan, 2017）。

匈牙利為其鄰國的國內少數民族提供文化自治，這並不是其他國家也能認同的文化措施，烏克蘭在 2017 年就提出一項新的教育法（*Law of Ukraine on Education, 2017*），限制少數民族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奧班政府在 2010-17 年間大約授予了 95 萬個新公民身份，並仿效以色列的政策，將投票權擴大到居住在國外的匈牙利人，匈牙利不僅將居住在該國的人可以合法登記為公民身份，而且擴及至居住在匈牙利境外，但在種族和文化上具有匈牙利血統的人都視為公民；匈牙利政府的「僑民戰略」，即強調文化、經濟和外交支援與合作，建立在一個不受邊境限制的匈牙利國家，基於民族身份和文化價值觀的想像共同體理念之上，無論出生地如何，匈牙利認為自己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民族（Zoltan, 2017）。其實，匈牙利政府這樣的想法與作為，對匈牙利鄰國長期以來都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匈牙利可能認為並未對其鄰國造成任何敵意，但實際上可能恰恰相反。

匈牙利奧班總理提供資金給羅馬尼亞外西凡尼亞的匈牙利媒體、教育、體育俱樂部和教堂，讓當地的匈牙利人能「過著像在匈牙利一樣的生活」。在 2017 年，有兩家文化機構，其一為外西凡尼亞媒體空間協會（*Erdélyi Médiatér Egyesület*）、二為名為 Foter 的匈牙利語小型的在線新聞媒體。Foter 於 2014 年開始運作，這是一間簡陋的辦公室，編輯人員大概 10 人，然而在 2017-19 年，Foter 向川西凡尼亞媒體空間協會提供了 1,050 萬歐元的經費，因而該協會有力購買外西凡尼亞最重要的匈牙利語日報、幾家雜誌社、一份文學期刊、電視和廣播、及最重要的新聞門戶網站 Szekelyhon；假如沒有外部資金，Foter 和外西凡尼亞的匈牙利語媒體將難以生存（Akos, 2020）。

奧班總理及其所領導的青民盟 (*Fidesz, Hungarian Civic Alliance*, 1988-) 自 2010 年掌權以來，在匈牙利所建立的「非自由民主」的延伸，是透過對匈牙利境外匈牙利族裔提供空前的經費支出。在羅馬尼亞的外西凡尼亞，針對匈牙利與媒體、體育設施、幼兒園、學校和教堂投入了大量資金，建構了一種所謂的「種族平行主義」系統，亦即在羅馬尼亞境內，讓匈牙利裔的人口可以過上匈牙利人的生活。奧班總理及青民盟為了追求所有匈牙利人的「虛擬統一」，他們讓生活在匈牙利境外的匈牙利人更容易獲得匈牙利公民身份，並通過當地代理人向斯洛維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烏克蘭和羅馬尼亞族裔社區注入資金。其中以羅馬尼亞的外西凡尼亞的支出最大，2017 年大約為 1.45 億歐元，2018 年也差不多這個數目。2018 年匈牙利啟動了 *Pro Economica* 基金會—提供資金給斯洛維尼亞和塞爾維亞小型基金會，匈牙利承諾提供 3.12 億歐元的小額捐款用於農業發展 (Akos, 2020)。

事實上，匈牙利境外的匈牙利人主要是分為兩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那些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特里亞農條約』邊境變更以來居住在匈牙利鄰近國家的匈牙利族裔；另一群體是在不同時期離開匈牙利的移民，例如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 1990 年代以來匈牙利向西歐的移民一直有所增加，尤其是自 2004 年匈牙利加入歐盟之後，常有數以千計的匈牙利人通過英國、愛爾蘭、芬蘭、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客工合同尋找工作。匈牙利在 2010 年通過一些法律修正案，讓居住在國外的匈牙利人更容易入籍獲得匈牙利公民身份。匈牙利新的公民法於 2011 年 1 月 1 日生效，2011 年至 2012 年期間，有 20 萬名申請人利用了新的加速入籍程序，截至 2013 年 2 月已有 40 萬名境外匈牙利人獲得公民身份，2013 年底則已達至 50 萬人。自從 2012 年匈牙利僑民可以開始在匈牙利的選舉中投票以來，他們壓倒性的支持執政的青民盟。在 2014 年匈牙利議會選舉中，青民盟贏得了超過 95% 的選票。2018 年匈牙利議會選舉中，青民盟獲得了超過 96% 的選票，2019 年匈牙利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青民盟也獲得了 96% 的選票。2022 年匈牙利議會選舉中，青民盟獲得超過 93% 的選票，2024 年匈牙利歐洲議會選舉中，青民盟獲得 90% 的選票 (Wikipedia. 2025)。以上可以得知奧班總理及青民盟從匈牙利鄰近國家的匈牙利族群獲得高度的政黨選舉支持，而這些匈牙

利鄰近國家的匈牙利人在獲得匈牙利公民身份之後，他們也可以前往西歐等其他國家工作或居住，他們在國外仍可以投票給青民盟，以支持奧班總理繼續獲得執政權。

匈牙利國內不是沒有反對奧班總理及青民盟的選民，他們對於執政黨日益侵犯民主的原則和採取民粹主義的做法表達抗議，他們出於政治動機而遷離出匈牙利，前往歐盟其他國家生活，這已不同於 2008 年金融危機的經濟移民。匈牙利政府近年來將中歐大學驅離出境，推動女性承擔傳統婦女生育角色的運動，及對 LGBTQ¹社群的嚴重干預等事件，致使許多匈牙利人民選擇移民離開匈牙利，他們希望在匈牙利以外的其他地方開始新生活，並渴望更自由的政治環境。他們被形容為用腳投票，在西歐開始形成了反抗奧班政權的僑民群體，根據一些民調的結果顯示，居住在倫敦的匈牙利移民只有 7% 會投票給青民盟，其他研究報告也顯示在海外的匈牙利人支持執政黨的比例都相當低（Molnar, 2024）。

『特里亞農條約』的簽署距今已有百年，匈牙利的民族主義將這道創傷記憶的裂痕牢記在心，形成匈牙利人的熱愛國家情懷這是肯定的，但經過世代間的歷史記憶傳承，原本屬於情感層面的想像共同體，如今卻成為右翼政黨可以使用的政治工具。因此，經過百年來在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可能都未曾生活在匈牙利境內，他們是鄰國裡的少數民族，但奧班及青民盟授予公民權之後，他們卻可以共同決定匈牙利的未來。這些政治現象在許多反抗奧班及青民盟的匈牙利人民來看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奧班及青民盟的長期執政又無法被撼動，於是他們開始選擇離開匈牙利。同樣是生活在匈牙利境外的匈牙利人，一群是因歷史傷痕所導致的離散族人，一群是受制於國內政治環境的不民主，而選擇離開祖國。同樣是離散的境外居民，但這兩種族群的身份形式與內涵差別甚大。每當匈牙利議會大選或歐洲議會選舉，執政黨會盡力讓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方便投票，但對於僑居在西歐國家等地的匈牙利選民則盡量百般阻撓他們去投票。

¹ LGBT 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以及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寫。

伍、結語

匈牙利從奧班及青民盟於 2010 年執政至今已超過十數年，奧班總理及其匈牙利經常被歐盟其他國家所排斥，主要是其右翼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逐漸將匈牙利的民主價值帶離歐洲的核心價值。中東歐國家因為歷史因素，而致使領土與人民無法完整結合的現象極為普遍。匈牙利的 1920 年是歷史的關鍵裂痕，也是凝聚匈牙利歷史想像成一個民族共同體最關鍵的時間點。

『特里亞農條約』簽署於法國巴黎凡爾賽宮的其中一個宮殿，匈牙利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失利結果都在巴黎決定其未來的歷史命運，歷史的傷痕記憶成了形塑當今匈牙利民族主義及民族想像共同體最重要的依據。

在歷史上匈牙利王國在中歐或東歐地區曾是一個強權，這個王國的領土是廣袤而涵蓋多個民族的生活空間，然而一次世界大戰的和平條約主要是依據民族生存地來作畫分依據，匈牙利廣大的領土頓時被四分五裂的分割給鄰近國家，讓與昔日所統治的各個少數民族，而住在匈牙利境外的匈牙利人即刻成為鄰國的少數族群。這個匈牙利人民離散的歷史悲劇始於一次大戰結束後，匈牙利的鄰國幾乎都是不友善地對待過去的宗主國遺民，他們想盡辦法要同化這些匈牙利人，甚至迫害或屠殺他們。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大都有匈牙利的民族認同，他們心向的祖國是匈牙利，而非他們的新獨立國家。奧班及青民盟深知匈牙利民族主義的歷史深度，他們將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當作自己人民來認定及對待，於是產生了許多與匈牙利鄰國的摩擦與衝突。

正當奧班政權開始以非民主的統治形式加諸在國內政治社會之際，許多知識份子發出不平之聲，呼籲用選票推翻奧班政府。但無奈的是奧班創造出更多支持他的選票，於是有匈牙利人選擇離開祖國，他們用腳投票，他們無法認同執政黨利用匈牙利人的歷史記憶只圖利自己的政治私利。許多匈牙利人也都有親戚或朋友被劃歸到匈牙利鄰國去，他們也很願意視這些離散在鄰國的匈牙利人是同胞，但也有不少在匈牙利境內的匈牙利人不能苟同奧班政權的政治作為。結果在他們離開了匈牙利之後，在國外遇見了這群來自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他們也都發現了歷經百年及幾個世代的

發展，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是存在的，他們是否是真實的同一民族，還是只是一個想像共同體的神話。不過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可能是受惠於奧班政權的新公民法，而可以拿著匈牙利的國籍及護照出國工作。在國外，他們遇見了來自匈牙利而對奧班政權不滿的匈牙利人，他們是受迫於奧班政權的種種倒行逆施而離開了自己的家園。這兩個匈牙利移民社群都因為奧班政權，卻不是在匈牙利境內相聚，而是相遇於更遙遠的國外。在匈牙利，奧班繼續他的大匈牙利共同體想像，他不在乎歐盟及其他會員國對他的批評，他更在乎作為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

中東歐許多民族過去都是位在帝國間的空隙或帝國內部求生存，十九世紀是中東歐各民族主義建構的年代，他們先形成了民族的想像意識，然後等待時機建立國家。一次大戰戰敗是匈牙利的痛，卻是中東歐其他各民族的新生，民族國家成了國際體系的新型結構。匈牙利過去百年間的統治政權有時候重視 1920 年的歷史記憶及這些離散在鄰國的同胞，但在共產時期又經常淡化處理這個議題。經過百年的時光歲月，這群匈牙利鄰國的匈牙利人已逐漸減少中，但卻在冷戰結束後又被匈牙利政府提起，尤其這十多年來的奧班政權，他們成為支持奧班政權的重要支柱，而奧班政府也提供一些必要的好處給他們。奧班利用 1920 年匈牙利的歷史記憶，創建一個民族的想像共同體。他透過當下的政治需求而建構了一個合理化的社會框架，這個社會框架就是莫忘這些離散異邦的同胞，祖國有義務要賠償他們，因此 1920 年被建構為匈牙利的歷史恥辱及歷史黑暗的年代。有了這樣的歷史認知架構，奧班政權開始以各式的民粹主義手段來拉攏這些匈牙利境外的同胞，其中最實惠的就是承認他們也是匈牙利公民，不僅彌補了政府的歷史創傷，同時也創造了選票部隊。

奧班採取掌握媒體、控制司法、干預大學等種種手段，控制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許多知識份子看不過去，又無法推翻奧班政權，於是選擇離開匈牙利。這群不甘心離開祖國的匈牙利人也算是離散的族群，他們在國外反抗奧班政權，至少他們透過國外投票來否決奧班政權，於是奧班政府就盡可能不在這群反對他們所居住的附近設立投票點，盡量降低反對勢力的對抗。相反地，奧班政府卻鼓勵鄰國的匈牙利人支持祖國，提供他們公民權，

讓他們可以獲得各式的文化、教育或生活補助，進而投票給奧班政府。奧班政府這樣利用歷史記憶來為自己獲得政治利益，明顯地有政治道德瑕疵的問題。然而，人們似乎只能批評奧班總理的行徑，卻拿他沒辦法。奧班在匈牙利長期執政的結果，對匈牙利的民主發展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然而可預見的未來，可能還是奧班時代。

參考文獻

- 維基百科，2024。〈特里亞農條約〉（<https://zh.wikipedia.org/zh-tw/特里亞農條約>）（2025/5/3）
- Akos, Keller-Altan. 2020. “Living like in Hungary: Orban Bankkrolling Romania Ethnic Parallelism.” *Reporting Democracy*, January 30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0/01/30/living-like-in-hungary-orban-bankkrolling-romania-ethnic-parallelism/>) (2025/3/7)
- Anderson, Benedict（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
- Duplain, Julian. 1996. “Ethnic Hungarian Minori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ttps://www.refworld.org/reference/countryrep/writenet/1996/en/17411>) (2025/3/7).
- Fenyvesi, Anna. 2008. “Hungarian Language Contact outside Hungary: Studies on Hungarian as a Minority Language.”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31, No. 1, pp.
- Halbwachs, Maurice（畢然、郭金華譯）。2002。《論集體記憶》。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 Jenkins, Keith（賈士衡譯）。2009。《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版。
- Kovács, Eva. 2016. “Overcoming History through Trauma. The Hungarian Historikerstreit.” *European Review*, Vol. 24, No. 4, pp. 523-34
- Marcel, Gascón Barberá, and Vladislavjevic Anja. 2020. “Orban’s ‘Greater Hungary’ Map Creates Waves in Neighbourhood.” *BalkanInsight*, May 7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0/05/07/orbans-greater-hungary-map-creates-waves-in-neighbourhood/>) (2025/3/8).
- Molnar, Judit. 2024. “Diasporas Intertwined: The Role of Transborder Hungarians in Hungary’s Diaspora Engagement.” *Populism and Politics*, pp. 1-16 (<https://www.populismstudies.org/diasporas-intertwined-the-role-of-transborder-hungarians-in-hungarys-diaspora-engagement/>) (2025/5/3)
- Szabó, Geza. 2005. *Hungary’s War Econom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Budapest: Pannonian Press.
- Toomey, Michael. 2022. “Viktor Orbán’s Controversial ‘Greater Hungary’ Scarf Explained.” *The Conversation*, December 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iktor-orbans-controversial-greater-hungary-scarf-explained-195581>) (2025/3/7).
- Wikipedia. 2025. “Hungarian diaspora.”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Hungarian_diaspora) (2025/3/7).

Zoltan, Kovac. 2017. "Ethnic Hungarians: A Nation in a United Europe." *About Hungary*, November 2 (<https://abouthungary.hu/blog/ethnic-hungarians-a-nation-in-a-united-europe>) (2025/3/7).

Imagined Community: Hungarians outside Hungary and Urban Populism

Ter-Hsing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collapsed, and the *Treaty of Trianon* was signed in 1920, which caused Hungary to lose about two-thirds of its territory and about 3 million people. These Hungarians outside Hungary were assigned to the post-war emerging states, including Romania, Czechoslovakia, Serbia, Croatia, Ukraine, and Austria. The *Treaty of Trianon* caused the historical scars of Hunga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historical memory also formed an imaginary community of Hungarian nationalism. Viktor Orban and Fidesz party passed a new citizenship law that gives citizenship to ethnic Hungarians in Hungary'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llow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 Hungar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scar memory of Hungarian nationalism, and how the politics of memory reconstructs the roots of the Hungarian national imaginary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Orbán regime.

Keywords: Treaty of Trianon, Hungary, Viktor Orban, Fidesz, populism, historical memory

* The author is also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in Soochow University.